回忆“一·二八”抗战

陆　诒

60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是一次局部抗战，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次淞沪抗战至少提醒我们两条：（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所谓“皇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从1932年1月28日到3月1日，英勇的十九路军与先后参战的宪兵第六团、第五军将士在全上海各界人民热烈支援下奋起抗御日军进攻，历时33天，打得威武壮烈，迫使敌军三易统帅，连遭失败。即使后来敌军在浏河登陆，企图包抄我后方，但我军仍能全师而退，保存了有生力量，严守第二道防线。经过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鼓舞了我们今后全民抗战的决心，影响极为深远。（二）“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吞并中国的狂妄野心。当时的民族危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即使在军队内部也引起分化，一部分人亦主张奋起抗战，如十九路军将士以及中央军第五军将士，甚至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宪兵第六团，当日军杀上门来时，他们也置上级“缓和紧张局势”的命令于脑后，英勇抗战。复巢之下，岂有完卵。民族矛盾上升，超越了阶级矛盾，也为我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二八”晚上11时30分，闸北我军抗战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住在汉口路《新闻报》的三楼宿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只听得整个编辑部人声嘈杂，电话铃声不断，说是驻守在闸北的中国军队同骄横不可一世的东洋兵打起来了！事出意外。因为国民政府早已命令上海市长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本驻沪领事村井的无理要求，并在48小时限期之前，封闭了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不料当村井领事表示满意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少将又在28日晚上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防区，让日军进驻。他们也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当晚就从天通庵路向我军进行突然袭击，我军自卫还击，这场不宣而战的战役就打响了！我曾随许多同事一起跑到五层楼屋顶，倾听从闸北传来的一片枪炮声，大家你一句、我一言地在议论，推测打在什么地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月29日上午，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更加稠密，敌机多架又飞临上空，进行残暴的轰炸。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炸燃烧，烈焰腾空，大量的纸屑和灰烬被北风吹进了租界，那是敌人在消灭我们的文化机关！民族抗战的义愤在我心中燃烧，我就主动去找采访科副主任顾执中先生，表示愿意到闸北前线去采访，不求作什么人寿保险（当时，一部分外勤记者提出上前线采访的先决条件，是馆方为他们作人寿保险）。他欣然同意，派我随原来分工跑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李祖唐先生到北站前线去采访。

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绕道出发，由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往西走出租界，经中山路桥到达闸北。这里与租界相比，显然是两个世界。头上敌机盘旋侦察，周围枪声时断时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张君嵩团）所部士兵守卫在街垒旁边，附近居民正在协助军队加固防御工事。驰抵闸北中兴路，遇到敌机低空扫射，司机立即停车躲避。

等敌机过后，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驱车前进，使我们进退两难。最后我建议："让我一个人先到北站去看看，你们可在此等候，如果超过两小时，那就不要等了。"

踏进被敌军轰炸的北站，见到有几节车厢歪倒在路旁，玻璃碎片狼藉满地，前面不时响起机关枪和步枪声。俯身步行，经过好几道哨兵盘问，最后由一位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诺尔医院当护士的中年人带我到前线指挥所。此人我曾在医院中多次见到，彼此面熟，我问他什么时候到军队里的？他说："昨夜枪声一响，我就到此自动援军，做我应当做的救死扶伤工作。"再问他姓名和住址，他笑而不答。抗战的枪声就是神圣的号召，群众中自愿参战的无名英雄真不少。

北站东侧一间简陋的小屋，就是临时设立的前线指挥所。接见我的不是意料中的十九路军军官，而是刚从南京调来的宪兵第六团第三营营长李上珍。

李营长兴奋地带我到观察哨去察看从老靶子路伸展到宝山路口的敌军阵地，并向我详谈28日晚上作战经过。他说："宪兵第三营作为先头部队于27日晚上到达北站，我们是奉命来接收十九路军闸北防务的，目的是为了执行上峰缓和紧张局势的任务。28日上午我去拜访过张君嵩团长，双方商定了移交防务的部署，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敌军竟杀上门来，我最先接到张团长的紧急电话，问我前方情况怎样？你们有什么打算？我说：'敌人既然打了第一枪，我们就只有回敬第二枪。他们已冲到宝山路上，我们只能拼命，那还有什么好讲的！我坚决服从你的指挥，坚守阵地。'张团长就在电话中大声说：'那好极了！我们都是爱国军人，在敌人进攻面前，再也不要分什么十九路军和宪兵的界限，只有团结一

致，狠狠地打，消灭敌人！’敌军好几次想冲过宝山路进攻北站，都被我们打退了！”

北站归来，我就回报馆写出了当天的抗战报道，这也是做新闻记者的开端。

1月30日上午，我到市郊真如十九路军军部访问了军长蔡廷锴将军。距军部门口不到两丈远的地方，即有一架被我军击落的敌机残骸，有5、6个军人在围观、议论。原来这架敌机在昨天雨雪纷飞中偷袭我军部，敌人太猖狂了，欺侮我们缺少高射炮，竟敢俯冲1000米以下作低空扫射。我卫兵连沉着应战，用步枪组成稠密的火力网对空射击，一颗子弹恰恰击中敌机油箱，引起燃烧爆炸，落到地上，人机俱毁，这就是侵略者应得的下场！

在军部，先得到七十八师秘书徐名鸿的热情接待，他领我到一间简陋的小房间去访蔡将军。当时蔡将军正在与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商量重新部署军队，迎击敌军新的进攻。待区师长辞出，蔡将军才开始和我长谈。

蔡将军剃平顶头，身材高而瘦，脸晒得黑黑的，穿一身黄呢军装，佩斜角武装带。他一见面就说：“这次抗战，我们是仓卒应战。敌人欺我太甚，逼得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不能不起来抵抗。早在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曾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找我谈话。胡说什么‘现在尚未准备好，日军虽有挑衅，政府仍将循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日方无理要求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计，不能不忍辱负重，拟令我军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切盼遵照中央意旨实行，并将由南京派宪兵来接防。’27日上午，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与社会闻人杜月笙、杨虎等又来找

我，说什么‘贵军体念政府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同人等无限钦佩’等等鬼话，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早已商定，答应日方无理条件，决心要屈服让步。但他们没有料到南京调来的宪兵尚未接防之前，日本兵已打进了闸北，我们只有奋起抵抗这条路可走。

“接火以后，我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将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作战。一面报告上级并命令我军六十师和六十一师限3 天内集中淞沪作战。一面又通电海内外，庄严声明：‘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谈到这里，蔡将军走到另一间室内去接电话，他回来时脸色显得特别严峻，对我说：“刚才接到上海市长吴铁城电话，各国领事和团体要求双方停战3 小时，让闸北虹口一带难民安全撤离，日方已经答应，我方也同意。开战也好，停战也好，我们一定做到有备无患，时刻准备好同敌人决战。说真的，过去我们打了多年内战，坐视东北沦陷，人民遭殃，实在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人民。今天我们是对外作战，士气和民心就不一样，我们一定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来，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你看事实，不是我军已经粉碎了日军盐泽少将四小时内解决战斗的谰言吗？我军将严阵以待，来者不拒。我们一定同他们拚到底！”

第二次再访蔡将军，是在2月7日上午。那天蔡将军情绪特别兴奋，他告诉我：“孙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博士曾于昨天（6日）上午来军部慰问，还带来了大量慰问品。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夫人告诉我们，她和廖夫人何香凝、杨杏佛等正在筹组国民伤兵医院，专门救护十九路军受伤的将士，这对我们鼓舞极大。”蔡将军还指指身上穿的一件灰布丝棉背心对我说：“这是上海妇女团体捐献给前方弟兄们穿的御寒背心。她们从报载的照片上看到十九路军将士头戴斗笠、身穿单薄军服在前线作战，特发动全市家庭妇女日夜缝制丝棉背心，送到前方。这千针万线寄托着全市妇女们的一片爱国热忱，战士们穿上这件丝棉背心，一定会感到温暖，甚至热血沸腾，愿将生命置之度外，英勇杀敌！”

他又说：“刚才接到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长电话，今天清晨，敌军海、陆、空军协同作战，向吴淞、宝山、狮子林一带发动猛烈的攻势。吴淞要塞的露天炮台目标明显，早被敌机炸毁，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弃职潜逃，副官长当场阵亡，要塞守备竟无人负责，我即命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暂行兼理。敌军海军陆战队试图在海、空军掩护下在吴淞、宝山一带登陆，都被我翁旅官兵奋勇击退。但是我军毕竟在敌军海、陆、空军优势火力下作战，伤亡极为重大。”

记者曾两次到吴淞郊外访问过翁照垣旅长，他真是一位智勇兼备的战将。他一再向我解释，十九路军这次抗战，是反侵略的义战，士气高涨，人人抱牺牲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敌人的海、陆、空军的火力虽比我们强，但他们的士气远远不如我们。他们对吴淞的进攻，海军利用潮涨时发炮轰击，但又不敢近岸，空军也只有白昼肆虐，夜袭比较少。只要在作战中摸准敌军进攻的规律和特点，我们仍能克敌制胜，守住阵地。

当时，我每次从闸北我军防区到吴淞时，总要经过大场

和刘行。在2 月中旬以前，这一带我军守备兵力比较薄弱，也正是敌军企图从吴淞、宝山包抄我军左翼的注意之点。幸而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于2 月18日及时增援，接替十九路军左翼防务。从江湾北端经庙行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防御得到加强，并以一部分兵力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到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等地担任沿江警戒。张治中将军从南京到达南翔后，即接受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的命令，担任左翼指挥官（蔡廷锴是右翼指挥官），指挥庙行、吴淞、宝山一线的战斗，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谭启秀和翁照垣也归他指挥。他将第五军军部设在刘行镇附近，指挥所部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进入阵地，迎击敌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发动的那次总攻。

从这次淞沪抗战的全局态势来看，如果当时单靠十九路军3 个师的兵力孤军奋战，没有第五军的及时增援，也难以抵御敌军3 次增加的兵力，支持33天的局部抗战。我们在歌颂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同时，对第五军战士及时增援，自始至终的并肩抗战的功绩也不能抹煞！

2 月20日下午，我最后一次从吴淞前线采访回来，路经刘行镇时，曾到第五军军部访问张治中将军。

张将军字文白，安徽巢湖人，保定军校毕业，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之役。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即参加学校教育工作，以后又历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多年，在中央军系统的师、旅、团、营干部中很多是他的学生。

他中等身材，脸色红润，说话谦和有礼，军服整洁，有儒将风度。张将军首先说明：第五军主动请缨来上海的目的，就是支援十九路军坚决抗日。我们都归十九路军总指挥蒋

光鼐将军统一指挥，两军站在一条战线上分区作战，互相支持。进入江湾、庙行阵地以后，第五军和友邻部队如七十八师的翁照垣旅和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协同作战，配合得很好。最近如庙行血战，打得非常漂亮，外间挑拔离间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关系的谣言，切不可信。他满怀信心地说："在敌人炮火之下，只要是爱国军人都会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我和蔡廷锴将军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毫不隔阂。应当承认，他们和敌军打仗，比较有经验，而且非常勇敢，我们应当向他们努力学习！"

淞沪抗战的后期，敌军又增调陆军第十一、十四师团到上海参战，共计投入总兵力有8 万多人，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于3月1日再次发动全线总攻。另以十四师团约3 万人，在海、空军掩护下，迂回到浏河登陆，迫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劣势地位，不得不全师而退，坚守昆山至常熟的第二道防线。

我军退守第二道防线以后，上海《新闻报》派我到沪宁铁路上的正仪镇（即十九路军军部所在地）常驻，继续采访战讯。当时最前线在昆山以东的青阳港一带，常有兵车驶往昆山，十九路军仍沿沪宁路沿线严密布防，前线大体上比较平静。蔡廷锴将军经常往返于苏州与正仪之间，继续整训部队，积极备战。有一次，陈铭枢将军从南京到正仪镇十九路军军部，召集蔡廷锴等高级将领开会，传达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和谈的意图，十九路军将领听到这个消息深表愤慨，但亦无可奈何。同年4月1日，蒋介石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就在英美策划下，派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到上海和日方进行谈判。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抗战至此告一结束。

回忆这段历史，我认为在这次抗战中上海各界人民所表现的那种同仇敌忾踊跃参战的爱国主义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工人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救护队、志愿军，奔赴前线，为军队服务，义无反顾。即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史量才先生为例，除了他主持的《申报》发表抗战御侮的舆论之外，尚挺身而出，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1月31日）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参加者有当时金融界、企业界的头面人物30多人。他在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住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日救国。我年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他被推选为该会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即每天到会办公，做战时的后勤工作。当时在该会协助下，宋庆龄、何香凝和杨杏佛等借了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设病床300张，收容前线光荣受伤的官兵。该会还资助中国红十字会举办好几所伤兵医院，收容伤兵。又呼吁上海市民踊跃捐助十九路军所急需的运输卡车、汽油、机器脚踏车、雨衣、跑鞋、药品等物资。只要消息一经公布，群众就热烈响应，踊跃捐输，毫不犹豫。大部分家庭妇女还日夜缝制数万套丝棉背心，连同各种急需物资和大量慰劳品争先向前线输送。有这样高昂、灼热的民心，才能鼓舞我军旺盛的士气。"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史实，证明了我们民族在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二八”淞沪抗战始末

倪　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又将侵略魔爪伸向上海。上海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濒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本企图占领上海胁迫国民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又可得到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直言不讳地发出“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的指令，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指使爪牙不断肇事生非、无端挑衅。面对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呼吁“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1932年 1 月 28 日，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揭开序幕。

无端挑衅　　不宣而战

1932年1 月中旬，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军事入侵计划。他们派遣了30余艘军舰和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开抵上海；1 月18日，煽动5 名日本僧人殴打三友实业社工人；1 月20日凌晨，焚烧三友实业社；同日下午，唆使“居留民”集会游行闹事，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一些中国商店。这些无理的挑衅行径，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

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气焰嚣张，借机要挟上海市政府，提出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1 月26日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就此事作出圆满答复，否则就要“自由行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以求妥协。村井对中国政府的答复表示满意，但另一方面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以护侨为名，突然发出声明，狂妄地要我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所有军营，让日军进驻。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接着，盐泽竟没有等待中国政府答复，就在1 月28日午夜11时许不宣而战，指挥日海军陆战队向闸北十九路军驻地发动预谋的进攻。忍无可忍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保卫上海　矢志不渝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当时共有3 万多兵力，全军将士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不畏强暴，抵御外侮。

十九路军抗日，起始准备尚有困难。自“九·一八”起，未曾领到军饷；调到上海后，人地生疏，一切都需熟悉。1932年1月上旬，从上海形势发展看，对日战争已迫在眉睫，在所难免，于是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应战部署。1月22日，两名军官向蔡廷锴汇报情况，指出日军肯定要进攻上海，蔡拍案怒言：“日本人欺我国太甚，只要蔡廷锴在上海，绝不令日人踏进我寸土。”1 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了营以上干部的紧急军事会议。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警备司令戴戟都在会上讲了话。参加会议的师、

旅、团长有：张襄、区寿年、翁照垣、黄固、林劲、丁荣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焘、张君嵩、顾高地、徐义衡、杨富强、钟经瑞、李扩、钟柱、方应霖、黄曦、王贻锷等。会上蒋光鼐、蒋廷锴、戴戟等就敌我双方态势作了详细分析，与会将领一致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一决死战。"表达了十九路军全体官兵矢志不渝保卫上海的决心。

接着，与会将领们着重研究了具体应战部署和应有措施，包括军粮、军需的准备，根据所议，形成书面密令下达全军各部，主要内容有：

一、日军有可能向上海驻军发起突然袭击，我军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二、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线以北至吴淞、宝山的驻防。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一线的驻防（南市、龙华之团仍驻原地）。

1月24日，蔡廷锴与区寿年、谭启秀、黄固、翁照垣到达苏州，下榻花园饭店，随即召集了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开会，传达解释了23日的密令。与会将领一致表示了同仇敌忾、团结协作、共御外敌的决心。

奋战月余　重创日军

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地说："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可是战端一开，中国将士英勇抵抗，大出日军预料之外。战事逐渐由巷战向阵地战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月28日开战至2月7日止，战争主要在闸

北地区进行。日军以海军陆战队为主，兵力4000人，日舰20余艘，由日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指挥，参加战斗。我方在闸北前线部队初为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翁照垣部三个团，后由六十师沈光汉部接防。重点战区虽在闸北，日军为解除其增援部队进入吴淞口所受之威胁，于2月3日、4 日两天，以日舰10余艘，在空军部队协同下，攻打我吴淞地区。日军炮火摧毁了吴淞炮台，但吴淞地区始终为我军固守。2月5日，日军决定增兵，以久留米混成旅团为先头部队，同时新编第三舰队，6 日启程来沪。日军方面免去盐泽幸一职务，任命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野村乘旗舰"出云"号于7 日到上海，稍后，第九师团亦启程来沪。

这一阶段，战斗主要在市区街道进行。十九路军以废垣残壁作为防御掩体，日军虽炮火猛烈，但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进展不大。

第二阶段：自2月7日始至2 月23日庙行战斗为止。此时战区已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一线。日军司令官由植田谦吉担任。我方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来沪，投入作战，担任江湾以北、庙行至蕴藻浜沿岸一带防务。十九路军担任江湾至闸北一线防务。

日军增援部队投入战斗，战事重心移至江湾、庙行一线，企图包抄十九路军后方。庙行一仗最为重要。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于2 月20日、21日攻我江湾阵地未能得逞，转向猛攻我庙行以南阵地，一度突破我八十八师防线。我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孙元良及六十一师张炎旅增援，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宋希濂部由季家桥渡河，攻日军之侧背，日军败退，我军收复阵地。日军中间突破、包抄两头之企图全部失败。

这一阶段，战场由南逐渐向北推移，庙行一战尤为激烈。我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业绩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日军伤亡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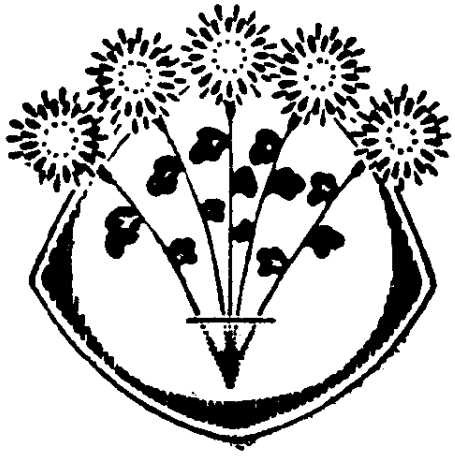
第三阶段：自2月24日至3月2 日中国军队放弃淞沪阵地为止。鉴于庙行战役日军的惨败，2 月23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白川义则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统率第十一、十四两师团及炮兵部队来沪增援，并统一指挥已在沪之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3月1日，日军发起全线总攻击。第九师团、久留米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担任进攻吴淞、庙行、江湾、闸北等地区的作战任务，江湾、庙行为进攻重点，战斗十分激烈。闸北八字桥方面，战事呈拉锯状态，我军阵地三失三得。同日凌晨，日军第十一师团在浏河七丫口杨林口一带登陆，我方守军仅是兵力单薄的中央教导总队。宋希濂旅赶去增援时，日军已占据有利地形。当晚9 时，我军因后援无继，腹背受胁，下令全线撤退至第二防线嘉定、太仓、黄渡、莘庄、七宝一带。3月2日，日军第九师团占领大场，第十一师团占领浏河。3日，日军向南翔、嘉定进击。3月3日，国际联盟调停，中日双方同意宣布停战。

这一阶段，由于日军大规模增兵，在浏河登陆，迂回包围，我军被迫采取战略转移。

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正文共五条，根据协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这就是说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上海，只能驻在昆山、苏州一带。此外，在三项“谅解”条件中明确指令中国十九路军必须换防。因此，战后十九路军即调往福建。

历时33天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至此结束。我军英勇

作战一月有余，日军屡次败北，伤亡2 万多人，并不得不三易主帅。在战斗过程中，十九路军阵亡军官119 名，士兵2271人，受伤官兵6361人；第五军阵亡军官97人，士兵1728人，受伤官兵3487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自己的家园，谱写了中国现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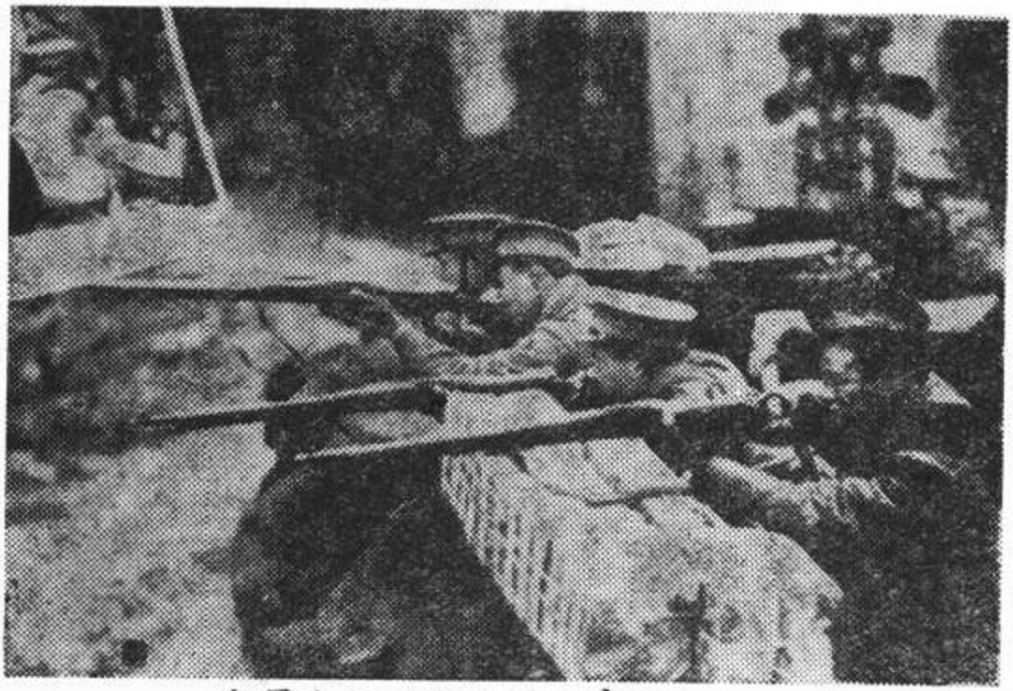
闸 北 巷 战

维 敏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闸北遭受严重损失，精华所在，被毁无遗。十九路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奋起击退敌人的进攻，大大振奋起军心民心。

识破野心　　严阵以待

日本侵略者1932年1 月以来的种种挑衅行径，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十九路军自1 月26日起戒备森严，日夜构筑工事。北站宝山路车站处，下午3 时起军人搬运沙袋，筑起掩体，仅留一供车辆行人出入的口子。夜晚，士兵据此守卫。虬江路北四川路交壤处，更有重兵把守，至晚已路无



我军在闸北宝山路口守卫

行人。江湾、吴淞、炮台湾等地，也开始建筑防御工事。北火车站由宪兵和路警维持秩序，淞沪客运，到蕴藻浜站即止。

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虹口公园、北四川路一带的中国商店业主及居民，纷纷往租界方向逃避。蔡廷锴闻讯，即派人前去侦察并去电向闸北驻军七十八师六团团长张君嵩查询，张答复："情况的确如此。日前我驻地宪兵尚未前来接防，如果今晚日军向我防区进攻，如何处理？请军座决断。"蔡廷锴毫不犹豫地说："必须固守原来防线，日军如果无故挑衅，应当迎头痛击！"

闸北被攻　抗战爆发

1月28日下午，日军发出通牒，限令我十九路军撤退。对这种无理要求，我军严守阵地，不予理睬。晚11时30分，日海军陆战队三、四百人，退伍日侨一千余人，还有一部分便衣队，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出发，在日军装甲车及机关枪掩护下，由鲅岛大尉指挥，向我天通庵、宝山路、横浜路、宝兴路、青云路等地区发动了进攻，并放火助势。闸北一带霎时成为一片火海。张君嵩团长一面抵抗，一面电告蔡军长。蔡军长坚定地说："抵抗得好。"全团官兵信心倍增，冒着炮火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战。师长区寿年亲临前线指挥，给来犯之敌以重创，并夺得敌装甲车3辆。日军不甘心失败，组织力量一次次进攻，均未能得逞，不得不退到天通庵以东。

关于该晚日军发动进攻的情况，当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亲临现场，曾作过详细报导："夜11时左右，日军聚集于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庭院内，顷刻之间，庭院为之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